

外国文学微阅读·西方恐怖小说精选

哥特式玩具房

〔美〕威廉·福克纳 〔英〕查尔斯·狄更斯 〔法〕哈里·贝雷 等著

蒋方洲 朱德德 编译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外国文学微阅读·西方恐怖小说精选

哥特式玩具房

〔美〕威廉·福克纳 〔英〕查尔斯·狄更斯 〔法〕哈里·贝雷 等著
蒋方洲 朱德德 编译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哥特式玩具房 / 蒋方洲, 朱德德编译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4.8

(外国文学微阅读·西方恐怖小说精选)

ISBN 978-7-5078-3663-9

I. ①哥… II. ①蒋… ②朱… III. ①恐怖小说—小说集—西方国家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33239号

哥特式玩具房

编 译	蒋方洲 朱德德
责任编辑	杜春梅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
	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字 数	200千字
印 张	15.5
版 次	2014年8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4年8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663-9 / I · 466
定 价	35.00 元

CIP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
盗版必究

前言

顾名思义，恐怖小说就是以恐怖事物为主题内容，激发起阅读者的恐怖感，以精神宣泄为目的的小说。恐怖小说属于大众文学，是通俗小说的一种，也是类型小说中比较繁茂的一支。该类小说在东西方都源远流长、广为传播，在文学殿堂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

恐怖小说自诞生以来就与“怪诞”和“灵异”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所谓“怪诞”，指的是奇异反常、荒诞不经，不真实、不合常理的现象；而所谓“灵异”，指的是亡魂和鬼怪等。两者都指向虚幻诡异、不能以常理认知的非自然或超自然之物，都是引发人们恐惧的主要根源。

自古以来，无论是东方世界，还是西方世界，都有很多鬼怪、妖怪、奇幻、魔幻的故事流传，这些故事常常令人毛骨悚然。

中国似乎有“志怪”的传统。在我国，自魏晋时期开始，就有诸多志怪小说、神话故事、传奇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并被辑录成书。这些故事创意奇特、想象丰富、情节诡异，具备极强的生命力。

纵观中国文学史上，志怪文学大作比比皆是，例如干宝的《搜神记》、曹丕的《列异传》、葛洪的《神仙传》、刘义庆的《幽明录》、袁枚的《子不语》、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、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，等等。在唐宋和明清时期，志怪、传奇小说甚至扎堆出产，蔚然成风。

恐怖小说，在西方是一种有着独特魅力和悠久历史的通俗小说，颇受百姓阶层的喜爱，其销售额数度达到历史高峰，为各类通俗小说之最，仅

亚马逊书店每年可向读者提供的恐怖小说书目便达数千种。

西方恐怖小说起源于西方的哥特小说，一般以鬼怪、幽灵为主要描写对象，突出超自然的神秘元素，给人造成心惊肉跳、毛骨悚然的恐怖享受。

尤其近两百年来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恐怖小说，更是发展异常迅猛，细分出现实恐怖小说、科学恐怖小说、心理恐怖小说、超自然恐怖小说等诸多细分类别。

在西方不乏众多的大文豪加入到恐怖小说的创作队伍中来，如威廉·雅各布、亨利·詹姆斯、霍桑、埃米利·佐拉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亚历山大·普希金等，他们的加入更促进了恐怖小说的发展和成熟，让恐怖文学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。

中国的志怪小说和西方的恐怖小说具有明显的差异。

中国的志怪小说，往往是以巫、神、鬼、宗教等为动因，但归根结底基本都是彰显是非善恶等，具有比较直接的道德训诫的意图，其鬼怪等恐怖元素，仅仅是用来吸引读者的手段。

西方的恐怖小说虽然也与“志怪”有关，但是它们往往对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没有什么兴趣，更多关注的是对人类情感和自然世界的深层探讨，所以西方恐怖小说的情节会更加曲折、诡异。

本套丛书是一套中短篇合集，主要以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英、美、俄、法、德等作家的优秀恐怖小说为蓝本，经过编译、加工而成的。基本上涵盖了西方恐怖小说史上的经典作品，不仅具有极强的阅读价值，还具有较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。

编译者
2013年5月13日

目 录

石 指

【英】伊迪斯·内斯比特..... 1

恐怖的玩偶

【英】汤姆·胡德..... 19

珍妮的秘密

【法】阿·费德勒..... 29

墓穴诡异传说

【英】罗尔德·达尔..... 34

顶楼的死亡之音

【美】休·凯夫..... 48

魔 胎

【美】杰里·克里弗..... 56

卡宾尼夜遇食尸鬼

【法】艾姆·佐哲..... 64

哥特式玩具房

【英】雅各布斯..... 73

幽灵马车

【美】威廉·福克纳..... 82

插在眼里的银簪

【英】温特森·卡罗梅 97

化 蛇

【英】埃德蒙·伯克 105

邪神的胳膊

【美】菲兹杰拉德 112

幻境记

【英】埃米尔·普洛里斯 127

恶灵之木

【英】迈·内姆 132

生死约

【法】普洛佩斯·梅里美 154

再生人

【美】艾尔·巴龙 166

祖母之死

【法】哈里·贝雷 199

灵魂的请托

【德】罗斯·特里尔 211

深海突变异种

【美】布莱德·迈尔泽 219

灵魂出窍

【英】查尔斯·狄更斯 225

魔 钟

【法】莫里斯·勒布朗 230

石 指

【英】伊迪斯·内斯比特

我是一个所谓的画家。这里的“所谓的画家”，是指我虽然热爱绘画艺术，也在上面花费了二十几年的工夫，可能真的是天赋的原因，我始终没有什么成绩。

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盲目地自高自大，等到了三十岁，我对自己就有了客观的认识了。

时间让我成长，我不再是狂热的艺术分子，我要为现实的生活考虑。我虽然无望成为一流的大画家，但我坚信凭着我绘画的技艺，养活自己还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一点我对自己有信心。

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身边没有亲人，所以只要能维持我自己的生活就行了。

但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感到寂寞，我需要一个伴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认识了劳拉。

劳拉跟我的情况差不多，年少的她也曾经把自己视为天才，将生命里最宝贵的青春时期全部用来写作，但并没有写出什么有影响力的作

品。在她将近三十岁的时候，她也重新认识了自己，她决定不再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写作上，而要留出来一点，找个男人，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我们是在一个周末的派对上认识的，一见钟情，三个月后，我们便闪电般地结婚了。

由于我和劳拉的经济状况都不怎么好，我们的钱除去租房、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及画画的颜料和书籍，几乎所剩无几。我们的新婚旅行如果是去一些著名的地方，我们是负担不起的。

因此，我们决定去乡下找一所干净、漂亮的小屋，一起享受三个月的世外桃源生活，把这个当作我们的蜜月旅行。

于是，我拜托一个做房地产经纪人的朋友，让他帮我寻找我要求的房子。没过几天，他给了我们回音，说：

“布伦莱特有一所小房子，我想你们会满意的。”接着他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和电话，“你直接过去，只要找这个人，跟他说就可以了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我和劳拉就赶到布伦莱特去看房子了。

布伦莱特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偏远小山村，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南面的群山之中。

不久我们看到了那所小房子。它位于小村的最东段，离房子不远有一座古老的教堂，而从我们的房子到教堂得经过一片浓密的小树林。

房子虽然看着有些破旧，但十分干净整洁，院子的四周是用石头砌成的围墙，上面爬满了爬山虎和苔藓。院子的一半长满了玫瑰花和茉莉花，而另外一半是田地，长满了庄稼。

我和劳拉进去后才发现，这是由一幢很大的房子改建的。后来大房子被拆除了，如今这两间应该是当时拆剩下的。劳拉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田野气息，我对这里的安静环境也非常满意。

所以，我们毫不犹豫地租下了。

房租比我们想象得低很多，我们准备的钱绰绰有余，于是我们一次就付了全款。

当天下午我们回城里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，第二天上午我们又迫不及待地返回来了。我和劳拉都非常兴奋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甜蜜宁静的蜜月生活，从今天起就开始了。

我们两个先对房子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，用白灰将房子的墙壁全部粉刷了一遍，还铲除了院子里的杂草。随后又到附近的镇上买回来了一些简单的家具，劳拉又精心布置了房间，很快我们温馨的小家就大功告成了。

前几天的兴奋过后，我们宁静的生活便开始了。

在这样优美、安静的环境下，我和劳拉都重新拾起了原来的想法：我想静下心来画画，劳拉则想借这个环境专心写作。经过商量，我们决定雇用当地一名妇女帮我们打理家务。

我们雇用的是一名端庄大方的高个子农妇，我们称呼她多尔曼太太。她负责帮我们烧饭和料理家务，而我和劳拉则可以尽情享受新婚的幸福，同时也开始各自的工作。

就这样，每天上午是我们工作的时间，我坐在窗前，对着窗外的美景和天空的云彩画一些乡村的风景素描，而劳拉则坐在桌边创作一些诗歌和故事。

到了下午，我和劳拉会手挽着手一起到外面的田野里去吹风、散步。

天气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去拜访隔壁的邻居，他是一个乡村医生，一个爱尔兰汉子，性格开朗，我跟他总有说不完的话。

多尔曼太太不仅厨艺高超，而且爽朗健谈。

她会告诉我们好多事情，包括一些林子和村落名字的来历、走私犯和强盗的故事，还有当地的历史、人们的风俗习惯以及在当地流传的一些怪谈，等等。

我们把她当作了生活里的一道美丽风景，她的出现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很多色彩。我和劳拉都对它所讲述的民间故事有着浓厚的兴趣，我们只要一有时间，就会坐在院子里听她滔滔不绝的奇谈。

劳拉把她讲述的一些传说改编成了小说，而且在杂志上发表了，为此赚了几十个金币。我的状态也空前地好，在这里画的许多作品都超出了我平时的水平。

这种生活让我们非常舒服惬意，时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。

天气渐渐转凉，已经到了深秋季节。

一天下午，我去和邻居的那个爱尔兰医生闲聊，而劳拉则留在家里创作一篇乡村幽默故事。我走的时候，她还在笑着给我讲述她构思的得意的故事桥段，心情看起来很好。

可是到了黄昏，当我从邻居家回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劳拉孤零零地坐在一角的椅子上，在那里发着呆，手里攥着满是泪痕的蓝花手巾。

“亲爱的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

我走上前将她轻轻拥在怀里，关切地问。

她把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，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快告诉我？”

“是多尔曼太太……”她揉着泪眼，话都连不到一起了，“她……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

我着急地问道。我猜测多半是多尔曼太太发生了什么意外。可是，劳拉却说：

“多尔曼太太说要辞职，她说这个月底前她必须离开。如果没有了她，我们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？”

我的心一沉。随即想到，如果这个家里没有了多尔曼太太，不仅生活中会缺少许多欢歌笑语，而且我们也会被生活琐事纠缠着，必然会对我和劳拉的创作产生影响。

“哦。她说为什么要离开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她说因为她的侄女病了，需要她的照顾。”劳拉哭着说，“可是她的侄女半年前就开始生病了，为什么现在才需要她的照顾，这肯定不是她离开我们的真正理由，我想是有人挑拨了她和我们的关系……”

“这样看来，多尔曼太太的理由确实有点儿说不通啊。”我认同地点点头。

劳拉看着我的眼睛，说：

“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她离开的真正理由，帮她消除心里的顾虑，要尽最大的努力挽留她。她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不可或缺了，我真的不想让她走。还有，这里的村民们都胆小如鼠，如果有一个人不愿意干的工作，那么其他人就也不会再干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就要自己做饭，自己洗那些油腻的盘子；自己提水，自己收拾那些院子里的花草。那样我们哪还有时间工作、挣钱，或者享受我们的二人世界。”

她停止了哭泣，一口气把这些说完，然后等着我的回答。

我一时想不到办法安慰她，只好说：

“等多尔曼太太明天过来的时候，我会找她谈谈的。也许她是觉得我们的工资有点儿低。如果是这个原因，我想我们能再多给她一点钱。”

劳拉点了点头，又将脑袋靠在了我的肩膀上。

我们就这样待着，谁也不说话。为了让劳拉高兴，我提议：

“我们到外面去散步吧。”

劳拉点点头。我们手挽着手去了外面。

这时，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，轻烟般的月光笼罩着外面的一切，这静谧的乡间夜晚变得犹如美丽的童话世界一般。我和劳拉的悲伤也被全部抛在脑后，静静地享受着这份美好。

我们互相偎依着慢慢往前走，不知不觉间穿过了小树林，老教堂出现在我们前面。

我看了劳拉一眼，询问说：

“我们进教堂看看？”

白天的时候我们经常进去玩，但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晚上进去过。不知道晚上进入一座老教堂，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？

劳拉猜到了我的想法，会意地对我微笑着点了下头。我们向教堂的大门走去。

穿越小树林后有一条小路，走在路上劳拉紧张地拉着我的胳膊，寸步不离地紧跟着我。我知道她有点害怕。

因为，我们正在走的这条小路绕过教堂的一侧，直通教堂后面山顶的墓地。自古以来，村民们都是通过这条小路将死去的人抬到墓地去安葬的，所以人们把这条小路叫做“棺材道”。

异常高大的梧桐树屹立在路的两边，枝叶繁茂，把皎洁的月光全部挡在了外面，因此有点阴森森的。走着走着，我下意识把劳拉紧紧地搂在了怀里。

走过“棺材道”，我们到了老教堂的门口。门廊宽敞低矮，诺曼式的门道里装着两扇镶着巨大铜钉的橡木大门。从外面看教堂是一座孤立的三层小楼，此时此刻，高耸的拱形屋顶处在一片黑暗之中，为老教堂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

小楼的前面，有一个圆形的圣坛。圣坛上镶着的彩色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，闪着斑斓的色彩，在夜色中显得尤为漂亮，而圣坛周围的黑橡木长椅此时则变成了一片朦胧的灰色影子。

圣坛的左右两侧，各有一个由灰色的大理石制作的全副武装的骑士像，他们静默地站在树下的阴影里，只能看见它们大致的轮廓。

我和劳拉经过它们的时候，劳拉突然紧张地抓住了我的手。

我知道劳拉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想起了关于这两个石像的传说。

眼前的石像，据说在世的时候是两个无恶不作的强盗，他们祸害老百姓，是当地人的眼中钉。当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，他们的住宅——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，遭到了上天的雷击。

至今当地人提起他们还心惊胆战。我和劳拉白天曾看到过两个雕像一脸邪恶的面孔，因此我们都深深地相信这个传说。

尽管他们被所有人厌恶，但是他们的后代有钱有势，花钱为他们在教堂里买了一个如此显赫的位置。

我对劳拉笑了笑，拉着她的手，肩并肩从石像旁边走过，来到了教堂门口，在门前的台阶上我们坐了下来，抬起头来欣赏这座老教堂上空

的神秘星空。

黑暗中的教堂让人感觉怪异陌生。月光透过紫杉的树冠，在院子的地上形成了奇形怪状的图案。高大的建筑淹没在黑暗中，就像安静沉睡的怪兽。

月光下的草地，犹如斑驳的地毯。我们静静地依偎在一起，感受着老教堂庄严的美，享受着这宁静的夜晚。

坐了好大一会儿，我们又去看圣坛旁边的那两个吓人的骑士像，然后在门廊的凳子上待了一会儿。当我感觉到劳拉心头的愁云已经消失殆尽时，我们起身回家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当多尔曼太太来上班的时候，我立刻请她来跟我单独谈话。

“多尔曼太太，我昨天听劳拉说，你要辞职，是这样吗？”我开门见山，直接问她。

“是的。我想在月底之前离开。”多尔曼太太平静地回答，“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同意。”

我追问：“为什么突然要辞职呢？是不是我们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地方？”

“不是那样。您和太太都是好人，能在这儿工作我也很高兴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不是嫌工资低呢？”我不停地追问下去。

多尔曼太太立刻回答：“不是。跟您和太太这样的人相处，我觉得真的很幸运。即使工资再低一点，我也不会嫌弃的。”

我盯着她的眼睛，提高音量：

“那到底是什么原因？”

“总之我必须得走，”她迟疑了一下，低头躲开我的直直的目光，小心翼翼地，说，“我的侄女病了，她需要我的照顾。”

“可是你的侄女，我们都知道在你来我们这儿之前就已经生病了啊。”我用有点儿生气的语气说，“很明显，这不是你要离开这里的真正理由。”

多尔曼太太惊慌地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站在原地，一阵沉默。

显然，我对她的怀疑是对的。她默认了。

我们俩沉默了有两三分钟的时间。最后我打破了尴尬的气氛。

我觉得自己不该指责多尔曼太太，看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有点于心不忍。于是，我换了语气，温柔地问她：

“你能不能再多待一个月？再有一个月我们也就搬走了。”

我以为善良的多尔曼太太会答应我的请求。没想到，她却抬起头，眼睛直视着我，坚决地说：

“不！在这个星期四之前，我必须走！”

“今天已经是星期一了，大后天就是……”我的话脱口而出，但说到一半，我觉得我不该给多尔曼太太这么大的压力，便扭转话头，“……那好吧，我同意让你走，但是，你必须要让我知道你要走的真正原因。”

多尔曼太太吞吞吐吐。我看出她有话要说，但由于某种原因，使她有点儿说不出口。

我继续对她说道：

“你走，我不怪你，但是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，好让我们有时间去找其他人来。现在已经太晚了，而劳拉又不适宜干重活，这些你都是知道的……”

“好吧，那我就跟您说实话吧。”她咬了咬牙，一副下定决心的样子，“我不是不想告诉您真正的原因，我只是怕您不相信我说的。您是城里人，跟乡下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。我怕您听了我的理由，取笑我。”

“你就放心说吧。我发誓，不管你说出什么理由，我都接受，而且不会取笑你。”

为了打消她的顾忌，我笑着举起右手，想要发誓的样子。

“您不需要发誓，先生，我相信您的话。”多尔曼太太打断了我，停了一下，满脸神秘地说，“先生，您知道吗？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，

在主教时代发生过很多奇怪的事情。”

从多尔曼太太的语气中我看出了她的恐惧，我大概能猜出她要说的“古怪事情”跟什么有关，幸亏劳拉还不知道这些。她是个极其胆小的人，要是让她听到这位老农妇绘声绘色地讲述关于这所老房子的“古怪事情”，恐怕她在这里会一刻都待不下去的。

“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吧，不要有一丝保留。”我鼓励多尔曼太太说，“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拿这种事来嘲笑你的。”

“好吧，先生，我全部告诉您。”她压低了声音，看了一下四周没人才说，“您有没有见过放在教堂圣坛旁边的那两个人形的东西？”

“你是指那两个穿盔甲的大理石骑士像吗？”

“它们并不是大理石石像！”多尔曼太太大声争辩说，“它们是死人，是真正的死人！”

“怎么可能？它们看起来明明是大理石做的，你为什么说它们是死人呢？”我反问，从心里暗笑乡下人的愚昧。

多尔曼太太的脸上透露出恐惧的表情，颤抖着回答我：

“它们真的是死人。两个人生前曾经作恶多端。可能做了太多的坏事，一个深夜，雷电击中了他们的房子，人们发现之后这两个恶人已经变成了大理石一样的人形。虽然外表看起来像大理石一样，但是它们千真万确是死人直接变的。”

多尔曼太太的讲述似乎带着一种怪异和神秘的力量。这大大吸引了我，突然间我觉得事情不再可笑。我连忙用严肃的声音追问：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他们的后代希望他们有一天能活过来，不惜代价地在教堂里给他们买了那么显眼的位置来供奉。就是你在圣坛两边看见的石像。”

我的心绪被扰乱了，不知道这个老妇人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。沉默了好久，多尔曼太太看了看我的脸色，继续说：

“传说每年在他们被雷击的那天，也就是他们变成大理石的那天，那两个大理石死人就会复活，从马上下来，在教堂周围走来走去。等到

过了午夜十二点，他们就会走出教堂，穿过小树林和棺材道，回到他们原来的家里。”

隔了一会儿，她又补充道：“如果那天夜里下雨的话，第二天早上，在泥泞的路上就可以发现他们留下的大脚印。”

“哦，回家？他们的家在哪里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多尔曼太太一脸疑惑地看着我，大声说：

“先生，您真的不知道吗？他们的家，就是这里。这间小房子，就是他们以前的家啊！”

听了她的话，我的心里突然“咯噔”一下。以前，我虽然对一些类似的传言也有过耳闻，但这段恐怖的故事却从来没听人说起过。此刻，看着熟悉的房间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。

“那天晚上他们会回到这里，这里是他们的家。”多尔曼太太不停地
说，“先生，要是有人碰上他们的话……”

“那会怎么样？”我急切地想知道答案。

多尔曼太太用恐惧的目光，一边下意识地四处张望，一边颤抖地回答我：

“估计，估计肯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吧？我也不知道。”

我低头沉默了半天，缓缓地抬起头接着问：

“那他们是哪天死的呢？”

“就在这个星期四的夜里。”

多尔曼太太想了一下，好心地给我建议：

“先生，那天夜里，您无论如何都要在午夜十二点之前把大门锁上，然后，在门窗上都画上十字架并挂上耶稣像。这样，应该能阻挡他们进来。”

我顾不上理会她的建议，又问：

“有人亲眼见过他们回来吗？”

“这我可不知道，先生。”多尔曼太太笑笑，说完这些她显得轻松多了，“我没有亲眼见过，我所知道的都是传闻，都是听别人说的。”